



加拿大多伦多



中共官员主动打电话退党

(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综合报道) 二零零四年底《九评共产党》面世后, 无数华人认清了中共的真面目, 目前登记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(简称“三退”)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亿, 从平民百姓到中共高官, 包括几十年前入过少先队的华人, 都在登记退出, 宣布当年加入中共组织时发过的誓作废。有人退出后, 还主动劝朋友退出中共相关组织。

中共的高官及警察三退

最近从大陆打电话来退党的人, 包括不少中共的高官及警察。多伦多退党热线电话接线义工王女士翻了一下电话记录, 找到了几个例子。

一名自称是总参某部高官的来

电者说, 他有六名警卫人员, 他读过《九评共产党》及其它的真相资料。他说, 共产党太不象样子, 他当官已经感到心虚。所以决定登记退党。

中国南方的一名来电者称, 他十八岁入党, 是教育系统的官员。他说, 他读过《九评共产党》, 认为共产党不行了, 所以要退出。

中国东北部的一名来电者说: 你知道我是谁吗? 是省委书记。我实在看不惯, 共产党的官, 尤其是高官, 有一个算一个, 贪污腐败太不象样。

一名公安系统官员打电话退党, 说他身体不好。他说, 他的一个姓朱的朋友, 特别能看出谁是炼法轮功的, 他在天安门广场一天能抓到三十

多名法轮功学员。几个月后他突然死亡, 说是癌症, 具体是什么癌都没有查清楚。

他说: 我身体一直挺好的, 但现在心脏越来越不好, 晚上常睡不着。我也抓过不少法轮功学员, 没得到什么好处, 现在反而得了心脏病。他登记退党, 期望身体健康能有一些转机。(当然, 这名官员还应该以实际行动弥补以前的过错。)

退党义工见证中国人觉醒

在加拿大, 不同的城市都有退党热线电话, 多伦多的热线是一个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义工值班的电话。

义工王女士称, 大多数电话来自中国大陆, 也有北美地区打来的电话。在大陆的中国人从传单等真相资料中, 甚至在人民币上看到了这个热线电话号码。他说, 最高的记录发生在北京奥运前, 一天有近三百人通过这电话登记退出中共。

她说, 最近的情况, 二十四小时能接到一百多个登记三退的电话。“目前打这个电话宣布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的人数, 有越来越多的趋势。”

所谓“禁止”的真相

有人认为“中国政府于 1999 年 7 月禁止了法轮功”, 真是这样吗?

“禁止”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, 一般包括两种情况, 一种是立法, 以此将某种言论或行为定为违法; 另一种是行政命令。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命令, 都不能违反国家宪法, 否则这个“禁止”的本身就是违法的。

《宪法》第二章第三十五条规定: 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”。第三十六条: 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。”

也就是说, 中国《宪法》是保护法轮功学员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“信仰自由”的基本人权的, 如果禁止中国人炼法轮功, 不但违背宪法, 而且是对 98 年 10 月中国政府加入的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》的彻底背弃。换句话说, 在中国, 炼法轮功不犯法, 禁止炼法轮功才是犯法。

共产党的新闻要反过来看

在中巴车上, 几个人正谈论“天安门自焚”, “某某杀人”等电视上中共为陷害法轮功而制造的欺骗民众的镜头。有一个人嘲笑道: 炼了法轮功的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呢?

司机一直平静地开着车, 听他们正谈得起劲, 也有些耐不住, 说道: 我有一个在政府工作的战友, 我曾问他, 你们政府的人对法轮功是怎么一种看法? 司机的话似乎吸引了全车的人, 都想听听这政府人员的看法。不料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十分意外。司机接着说: 战友只说了一句“共产党的新闻要反过来看。”他这一说, 全车的人一下都沉默了。

在政府工作的人或许最了解共产党, 这位政府人员的话不得不让人深思: 共产党的新闻到底有什么是真的?



从 2001 年焦点访谈中的“自焚”镜头: 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, 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, 还能唱歌, 创造了“医学奇

迹”! 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, 记者却近距离采访, 既不穿隔离衣, 也不戴口罩帽子。“自焚者”王进东的两腿中间盛汽油的塑料瓶, 在高温和火焰下竟然没有任何的变形或损坏。天安门巡逻警察快速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专业灭火毯, 难道他们一直携带着如此众多的灭火设施在天安门巡逻吗?

新疆乌鲁木齐“六一零”再次办洗脑班作恶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新疆报道）新疆乌鲁木齐的“六一零”办公室（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）对外称为所谓的“综合治理办公室”，在南山水西沟镇办洗脑班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已有一段时间了。

2011年8月21日有四位法轮功学员在去洗脑班附近发正念的过程中被绑架，他们是：吴桂芬、张小梅（音）、老李（名字不详）、老朱（名字不详），其中吴桂芬、老朱已被放回，当天夜里吴桂芬被非法抄家。

洗脑班位于水西沟镇，离水西沟风景区还有一段距离，去旅游的人一般不在镇上停留，因此外地人在那儿很显眼。洗脑班在另一个山沟里，在一个红色的小二楼上，大门周围有邪恶的标语等，周围建筑物也较少，监视的便衣多，每个外来车辆与人都会被跟踪。这四位法轮功学员是在镇上停留被绑架的。

2011年8月1日上午，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政法委一个姓马的、沙依巴克区和田街派出所张建坤、沙依巴克区和田街街道办、东二社区的一伙不法官员，到七道湾雅格尔服装的库房，将正在雅格尔服装上班的沙依巴克区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绑架，劫持到水西沟洗脑班迫害。李永征

曾经在2000年12月在新疆遭绑架被非法判刑五年，在新疆昌吉监狱（也叫下巴湖监狱）遭受迫害，现在已经离异，带着一个十岁小孩，艰难度日。8月2日，法轮功学员于淑琴（音），女，60岁，早上10点，刚出院门就被绑架的洗脑班去了，与“六一零”、社区和派出所有关，家属质问他们时，他们都不承认是他们干的。7月中旬，刘忠祥刚从老家探亲回来，就被社区中共不法人员劫持到洗脑班。

乌鲁木齐市各区“六一零”办公室十二年来追随江泽民集团，多次非法办洗脑班，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及肉体迫害，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。在今年五月的洗脑班中，乌市天山区“六一零”不法人员就逼迫法轮功学员上台辱骂法轮功师父。在去年七月，乌鲁木齐市各区“六一零”人员曾安排街道办的社区人员和派出所警察，用欺骗、强行手段绑架法轮功学员到洗脑班，每个法轮功学员由两名社区人员每天二十四小时“包夹”监控，实施所谓“全封闭强制”洗脑，不择手段的利用软硬兼施、恐吓威胁等手段，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。

我见证了法轮功的高尚

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，我和朋友去辽宁凌源八里堡蔬菜水果批发市场看行情。我俩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边问菜价边走，我一回身，朋友不见了。我打电话，他说他在批发黄瓜的门前，捡到个包，让我快过去。

我连忙跑到批发黄瓜那儿，对朋友说：“快给我看看包里有啥？”可朋友不让，说：“你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。咱们俩谁也不能要这个包，得物归原主。丢东西的人不一定咋着急呢。”我说：“服了你了，那你也得看看包里有啥啊，找包的人说对了你才能还给他。”

他一听也在理，我们俩打开包，里面有身份证、驾驶证，还有一万两千块钱。一万两千块钱也不是小数目，我真有点动心。朋友看出我心思来了，给我讲失与得的关系，做好事也是积福德等等，还说假如这钱是你丢的你会是啥心情？

这时一中年男子急忙跑过来喊：“谁捡到包了？”我朋友说：“大兄弟别急，我捡到一个包不知道是不是你的？”我也赶紧说：“你先说说包

里都有啥？”中年男子擦着满脑门的汗，喘着粗气说：“一万两千块钱啊”，一听他说得对，身份证照片也和他本人对上了，就把包还给他了。

这个中年男子看着包感动地直说：“我今天真遇到好人了，我以为肯定找不回来了。”随即抽出两千块钱给我朋友作为酬谢。我朋友说：“大兄弟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做好人不求回报。”

那人半天才说出话来：“炼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呐，天底下难找，从我丢钱到现在，不是在做梦吧，可我总得谢谢你啊。”

我朋友安慰他：“大兄弟把钱拿起来。这是我们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。你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，你在外跑车也不容易，要常念‘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’，能遇难呈祥。”

他如梦初醒拍拍脑袋：“嗯，我记住了，‘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’。”



新疆八一农学院教授 焦天津含冤离世

焦天津，女，新疆八一农学院教授，约60多岁，新疆法轮功学员。1999年底去北京上访，被新疆自治区“610”绑架回新疆后非法劳教，关押在新疆乌拉泊乌鲁木齐劳教所，遭到严重的迫害；被迫害几个月后，焦天津的肝部出现疼痛，肚子开始肿胀，变得越来越大，新疆乌鲁木齐劳教所害怕承担责任，赶忙将焦天津送回家，焦天津回家不久，很快含冤离世。焦天津的儿子王利丰职业是医生，法轮功学员，曾经被中共新疆恶党三次非法劳教，一次非法判刑。

乌鲁木齐市法轮功学员 高惠珠被劫持判刑

2011年6月底，法轮功学员高惠珠失踪，后来据说被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公安分局劫持，关进六道湾拘留所。一个月后被秘判一年，现被关在新疆女子第二监狱严管队。原因是给了同事一个神韵光碟，被恶意举报到单位上级。